

故事的变身 [Avatars of Story]



故事的变身 [Avatars of Story]_下载链接1_

著者:[美国] 玛丽-劳尔·瑞安 著, 张新军 译

[故事的变身 \[Avatars of Story\]_下载链接1_](#)

标签

评论

谢谢 期待 其他 系列

《当我想睡的时候》是一本非常可爱的床边图画书。简洁诗意的文字、明朗的图画，呈现出一种温馨、惊奇而又充满趣味的风格。相信孩子睡前在我们的陪伴下共读这本图画书，不仅可以想象各种不同的睡觉感觉，甜甜进入梦乡，还可以借着想象的翅膀，认知许多趣味的知识。

入门者勿购

本书首先厘清了叙事与媒介的界定问题，考察了传统媒介的三种模式，并对互动小说、超文本小说、多媒体作品、基于网络的短小叙事，以及人工智能支撑的互动戏剧进行了解读，对“叙事越界”现象作了独具匠心的描述。作者追求跨学科与跨媒介的叙事学，对电视真人秀电影《楚门的世界》和真人秀节目《幸存者》进行比较，做出的叙事学解释尤为精彩，展示了故事作为一种意义形式如何在新旧媒介中呈现为多重变身。

不知道

不错

好

在我看来，大致而言，互动的当代思想因为误解而遭到扭曲，在此，我们为这种自1806年以来黑格尔对人类和人的心灵的这种一般再现而感到高兴。我既不知道这种再现是否夸大其辞，也不知道它是否应该是供我反思的主要对象，但是，一旦我们了解它，它就存在、就强行出现：至少，我可以说不想忽视它是徒劳的，想用其他谈论人类的人的那些不完善的临时拼凑论点--这些拼凑可能是暗暗的，也可能是阴险的--来代替它，更是徒劳的。

不过，从一开始，我要说的是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这种误解是可以原谅的。阅读黑格尔非常困难，科热夫在其《阅读黑格尔导论》中对这种再现作出了解释，而解释方式（咋一看）则将读者拒之门外。我无意通过这篇文章修补一个半世纪前尚未得以充分解决的难题。但是，我试图使那些到现在为止人们尚没有发现的丰富内容得以揭示，这些内容会在更高程度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。

除此之外，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所具有的几近决定意义的重要性，也有助于将人们的注意力带到黑格尔哲学那里，但是，对自然辩证法要素的强调这一趋势（这归功于恩格斯而非黑格尔本人）使黑格尔主义的基础性辩证发展--当它和精神（也即是说，和人类）相关时--变得有点模糊。它的决定性活动设想了主人和奴隶的对立（即人类被划分为

对立的阶级)。

我为什么喜欢在京东买东西，因为今天买明天就可以送到。我为什么每个商品的评价都一样，因为在京东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导致积累了很多未评价的订单，所以我统一用段话作为评价内容。京东购物这么久，有买到很好的产品，也有买到比较坑的产品，如果我用这段话来评价，说明这款产品没问题，至少85分以上，而比较垃圾的产品，我绝对不会偷懒到复制粘贴评价，我绝对会用心的差评，这样其他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会作为参考，会影响该商品销量，而商家也会因此改进商品品质牌质量非常好，与卖家描述的完全一致，非常满意,真的很喜欢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图书的定义是：凡由出版社（商）出版的不包括封面和封底在内49页以上的印刷品，具有特定的书名和著者名，编有国际标准书号。有定价并取得版权保护的出版物称为图书。

图书是以传播文化为目的，用文字或其它信息符号记录于一定形式的材料之上的著作物，图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，是一种特定的不断发展着的知识传播工具。 图片 图片

发展编辑

中国图书行业经营效益较为稳定，毛利率维持在15%-16%之间，销售利润率维持在12%-14%之间。但与其他行业相比，行业投资回报率并不太理想，行业总资产报酬率低于6%，净资产利润率低于8%;所幸两项指标都呈波动上升趋势。

据统计，我国图书行业销售规模在经历2009年小幅下降后，2010年重新回到两位数增长速度，行业销售收入达672.93亿元。与此同时，行业利润达到31.77亿元，同比增长43.71%。

《2014-2018年中国教辅类图书行业发展规模与行业企业发展状况分析报告》显示，至2015年中国图书出版品种将增至41.9万种，图书出版总印数将增至79.2亿册，报纸出版总印数将增至552.3亿份，期刊出版总印数将增至42.2亿册，人均年拥有图书数量将上升至5.8册/人，每千人拥有日报份数将达100.6份/千人，国民综合阅读率将提高至80.0%。这预示着图书行业需求将稳步增长，行业销售规模有望持续扩大。[1]

在教育出版商纷纷向教育资源服务商转型的大背景下，我国教辅类报刊市场的内涵和外延随之日益丰富。我国现有100多家教辅报刊社，其中英语类约40家，语文类、数学类各占20多家。在武汉、太原、重庆等地调查时发现，这些教辅类报刊社的发展已步入群雄并起态势，且与教辅图书出版商、教辅网站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，正面临向素质教育转型的挑战。[1]

为了教辅图书这块“肥肉”，全国580家出版社中有90%在出教辅，而涉足教辅图书的民营出版机构，数量更为庞大。“图书”一词最早出现于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，刘邦攻入咸阳时，“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。沛公为汉王，以何为丞相……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，户口多少，强弱之处，民所疾苦者，以何具得秦图书也”。这里的“图书”指的是地图和文书档案，它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图书是有区别。进一步探求“图书”一词的渊源，可追溯到《周易·上系辞》记载的“河出图、洛出书”这个典故上来，它反映了图画和文字的密切关系。虽然是神话传说，但却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：文字起源于图画。图画和文字确实是紧密相连的。古人称各种文字形态为“书体”，写字的方法为“书法”，“书”字还被作为动词，当“写”讲，如“罄竹难书”、“奋笔疾书”、“大书特书”等等。以后，“书”便进一步被引申为一切文字记录。如“书信”、“文书”“刑书”、“诏书”、“盟书”等等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人们对于图书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。到了今天，人们已经不再把一切文字记录都称作“书”了。例如文书、书信、诏书、盟书，虽然都带有“书”字，但已不包括在图书的范围之内。古文记载，其内容多是记事性质的，如甲骨卜辞、青铜器铭文等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，其作用主要是为帮助记忆，以便需要时检查参考，其性质相当于后世的档案。以后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，这些记录的材料可以改变成总结经验、传授知识的工具。于是便出现了

专为传授知识、供人阅读的著作。这样，图书一词便取得了较新而又较窄的意义。到后来，凡不以传播经验、传授知识、供人阅读为目的的文字记录就不算图书了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，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文字来宣传思想，传播知识，同时也逐步地形成了一套书籍制度，而处理日常事务的文件又形成了一套文书制度。于是，图书与档案就逐渐被区分开了。

概念编辑

在中国古代，人们曾对图书下过不同的定义。例如：从图书的内容方面出发的就有：“百氏六家，总曰书也”（《尚书·序疏》）。从图书形式上出发的则认为：“著于竹帛谓之书”（《说文解字·序》）。显然，这些定义是时代的产物，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的，不可能对以后的发展作全面的概括。但上述定义已经正确地揭示了当时书籍的内容和形式特征，并且把“书”看作是一种特指概念，把它与原始的文字记录区别开来。经过了长达数千年演变，作为图书内容的知识范围扩大了，记述和表达的方法增多了，使用的物质载体和生产制作的方法发生了多次的变化；因而也就产生了图书的各种类型、著作方式、载体、书籍制度以及各种生产方式。

所有这些，便促使人们对图书有了较系统而明确的概念。

直到今天，图书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在实际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迟到这样一些有趣的现象：对于“图书馆”和“图书情报工作”等概念来说，“图书”是广义的，泛指各种类型的读物，既包括甲骨文、金石拓片、手抄卷轴，又包括当代出版的书刊、报纸，甚至包括声像资料、缩微胶片(卷)及机读目录等新技术产品；而在图书馆和情报所的实际工作中，人们又要把图书同期刊、报纸、科技报告、技术标准、视听资料、缩微制品等既相提并论，又有所区别。

新书，期待已久
新书，期待已久

[故事的变身 \[Avatars of Story\]_下载链接1_](#)

书评

[故事的变身 \[Avatars of Story\]_下载链接1_](#)